



徂徠集

文

十六

服部文庫
117
724
9



417
724
9

徂徠集卷之十六

物茂卿著

說一十三首

滕煥圖字說

滕生煥圖之三世用歲大淵獻生也蓋字之曰東壁云予攷天官家言我蜻之洲朱鳥翼之其翼軫軫然是為文明之象獨五采之被物上下數千載誰氏之子為能有吉光之裘哉未睹片羽落人間也或曰翼軫為好風風之從東者是唯達區萌鬯苑結陽蘇之

施已邪方夫二三月之間。英英者華。而嚶嚶者鳥邪。亦何莫有颯颯之音。表之東海者邪。卽卅一之什。雖訛自民口。可以敷之王廷。而不可以奏之大海之西者。鈞之鳥言侏離也哉。翼軫之衝。是爲東壁。東壁之下。爲弁。弁與東壁。皆爲天圖書之府。物子曰。壁之星也。天之厖也。厖壁之下。弁弁然不可見。是何取諸文章哉。豈其無有乎。隱則亦無有乎。彰者邪。故其於辰也。爲亥。百木之英。繁乎媚春。是其秋冬之交。所由亥乎。其於歲也。爲大淵。獻淵玄之府。不竭。是其造物者所取以獻之乎。宜矣。夫煥乎。其有文章。滕生煥圖之。

用歲大淵獻生也。豈降用其精鍾焉乎。不然。是何其三夏世而弗渝也。且也。其人慧以敏。嗜古文辭。過我勉用洗其鳩。以協乎韶哉。朝陽之鳴。千載而一逢之。雖然大國之風。必季子而後知之者。尚且有待乎人哉。亦唯用其身爲天圖書之府也。弁然之光。庶其照耀乎。翼軫之埜也。是真東壁哉。唯其有之。何患其無之。故爲作字說乎爾。

驟雨說贈柳蓋臣之峽

寶永戊子秋。吾藩大夫柳子蓋臣。偶獲一茶壺。茶壺者。方言爾。華人多以名道所泡瀹具。而我迺資其藏。

固則形制熾巨。是其爲殊矣。昔自東山主父受丹丘
毛人之祕。享其臭味。加以綺園寶齊。玩花石。香匱董
風流好事。比隆道君之盛。而伯主世世武虓。相高鷹
犬馳騁。諸妄意氣之習。一變盡也。其時諸待詔博士
慙。通左右者。愈益褒飾。以博大之。傳以奧幽。爲之眇
論。假其崇高之勢。鼓動齊民。被之天下。風尚聿興。而
其絮靜杳窅。削然灑然之趣。進乎技。鄰乎道。遂得與
其它書畫歌詩曲。執者流。並稱名家。爲方丈之室。賓
之來筵。獻侑之節。煬器之間。布置則整。所貴春容都
雅。矩矱一定。爲世典禮。而王公大人。俯首受約束焉。

其所稱贅肩衝等諸物。亦得爲天子之分器。與夏瑀
戈商彝。吳干趙壁。齊聲比價焉。是其國俗所貴重。或
壺或金。其名與用。亦不可得變更之也。今柳子所獲
焉者。麤厚無文澤。其色駢然。其口轂然。其所肖摸。盖
古所謂盃耳。則賞鑿家稱之辛窻。而吾儕迺不識其
爲孰何也。古樸之極。汁藥殺然。要之百年外物。邪審
諦眎之。其腹黥黹乎。夏雲欲雨者狀。石鼎未雷。已覺
兩掖風冷。然善也。遂名之驟雨。柳子則韞然相顧。以
謂予。盍記乎。以送吾行哉。於是柳子將移家之峽中。
云。夫柳子固與吾藩王同出自。而峽之民也。先甲氏

而降。所子眎而撫育之者。未知其爲若而世焉。顧以
上恩渥隆。未得輒離輦轂下。就封其邦也。藩主尚且
不得子眎其先世姚遠。所子眎者。而屬諸柳子。其尊
公先已奉藩主之命。爲柱石於峽焉。而今申之以柳
子焉。則藩主之心。鄭重所在可知耳。夫柳子父子者。
秩爲上大夫。職統邦政。而邦政之大者爲民。民所疾
苦。雨暘潦蝗。于何不有。而暘爲甚。夫雨淹爲霖。沴爲
霧。而唯六七月之間。十日所燒。禾焦然死之。驟然雨
之。死者勃然蘇之。方是之時。民之欣驩。抃舞。其奚若
哉。柳子之子眎其藩主所欲子眎。而心屬焉者。以嘿

應乎雨暘之感者。其斯以爲殆庶乎爾。夫然後汎其
居。羅其器。良朋二三。樂其閒暇。臭其欽味。其雋羊腸
轆轤。銅椀班班。所謂杳窈削灑之趣。春容都雅之玩
取諸出之壺中。則亦皆驟雨之賜哉。雖然。不佞茂卿
所爲柳子頌言之者。寧在彼不在此。而柳子之所覈
然命之者。亦豈于艮嶽東山玩物喪志之爲哉。且夫
先甲氏而降。峽軍政威天下。而其要亦在農與民也
哉。故於其行也。敬忖度其心所欲道。以比諸古人之
義者爲爾。

虛舟說

予舍與子厚接巷而近。時時偕藩諸學士先生相過。往共語。驩甚。遂得聞其御馬之道。仰其屋顏以虛舟。予喟然嘆。迺謂曰。信矣乎。是技之盡乎。道者也。夫道也者。所以一之也。蓋人之所爲。致遠者。舟與馬已。方夫舟而在山。馬而在郊。蒼然木也。獷然獸也。顧其於我。則渙焉。未有所屬矣。剡爲剡。爲服焉。駕焉。楫濯作。轡銜施。然後謂之舟也。馬也。而我得以致諸遠者。道一之也。雖然。舟者求合於天。而馬者求合於人也。求合於天者。猶有所待。而求合於人者。莫有所待也。故人之言道者。在馬不在舟焉。世之道於馬者。數十百。

家。其猶有所待邪。悍然疾眇。轡之鐙之策之羈之轡。鐙策羈之道盡。而我之道未盡也。馬於是乎悚然。惛惛窮而惛然怒。人與馬怒矣。而未有弗敗者也。安在其能合而一之乎。子厚師村上子。村上子師流水文人。是三人者。皆奧人也。奧地與東西毛鄰。毛古昔有野相公游。而丈人其裔也。相公業六籍。流風所覃。丈人其亦闕之邪。丈人之於技。歷受數十家言。而盡乎道矣。吾於虛舟見之。夫蹠實走者。有知屬也。涉險飛者。無知屬也。其諸何以比焉。地坦水險。雖二尺童子。所諳然。皆怵于蹠實。而安于涉險者。貳於有知也。待。

於貳怵與怒萌焉。眇有知猶無知乎。眇馬猶舟。庶幾
邪未也。猶有言焉。焉水鏡弗波。乘舟者若寢處於堂。俄
頃而舞槁葉駭浪山崩。當是之時。笑語愈高者。若而
人哉。是無它。楫濯之利有不盡乎道者。而聽命乎風
也。風與舟合。而人爲贅旒也。果乎貳矣。欲弗怵得乎。
是所謂有所待者之說也。今丈人之道。不惟眇馬猶
舟。亦眇猶我。而眇我猶馬。故自我言之。我之有四蹄
者尚矣。自馬言之。歸然舟之帆也。舍是亡何有。則風
之所自其竅在我。亦何待夫青蘋之末。蓬蓬然起者
乎。故曰道也者。所以一之也。技之至斯。可謂盡矣。古

昔聖人之於天下。亦唯是而已。若夫沒乎木繫之說。
荒唐家之言也。非吾子厚之所道也。子厚孰聽之而
曰善哉。子之言吾之道也。雖然。子之業者存。爲筆有
毫。能使如馬乎。帝坦如砥。請觀子之嫻於步驟乎。予
唯唯從其命。

佐子號文山說

佐子業已以文山自命。徵予一言。以比諸古人之義
也。則曰。雖我之非子乎。濠梁上樂。莊周不啻也。吾請
以臆對。雖然。吾則妒子之崑是名哉。蝌斗以降。篆籀
草隸。子之所守。悅之在目。文之形也。姚姒而下。左馬

莊屈吾之所者。味之在耳。文之聲也。聲先邪。副墨之
子。寔爲洛誦。形先邪。書契之前。不無號召。弗筆弗彰。
弗口弗揚。彰之揚之。錯綜乎文矣。是孰得而竊之哉。
夫逝者如川。滔滔弗反。結而爲山。巋然獨存。唯是物
爲然。故文也者。造化之止也。其在易也。艮止爲山。文
乎山乎。子蓋以之。不有載籍。何有萬古。不有四目。何
資盲府。因有萃子狐之白。以爲裘。裘成而以狐白稱焉。
其人亡。聞焉則吾亦何妒也。雖然。狐白迺以裘稱之。
莫徒稱之。則何辭乎。子之藉重是爲也。若夫西膜之
謂采石。由是乎出。而穆滿所爲二日游。可謂古矣。青

印之谿。耦以公山。斯文赫然乎興。可謂人矣。是皆於
子之所業。亡當也。義竊取諸此。而不于彼焉。佐子蹶
然興曰。我嘗以墨爲土。以筆爲簣。矻矻焉。以懼夫九
仞之或虧者。數十年一日矣。求之而未獲。其崔嵬焉。
唯見筆秃者。彷彿焉耳。而今而後。知其藏諸無何有
之鄉也。夫書以眉其室。佐子名襲。字淵龍。世所稱池
庵先生者。弟也。寶永己丑秋九月朔。

江兼欽字說

華陽江子徹。千里書屬余。請曰。維男兼欽。甫冠而未
有字。叢爾十室邑。豈謂無能。緣飾其名者。唯不佞之

鄉往於先生也。未遑它之筮焉。亦唯先生之辱弗鄙也。其或有意于茲為哉。時值過密。百禮皆廢。雖余陪臣。而子徹民乎。則不敢西鄉揚觶。以遙致成人之祝也。迨乎復古。則已夏矣。於是乎蓋字之曰子夏云。夫夏之時。陽氣鬱。草木枝葉茂。恢恢乎大矣哉。故夏之為言假也者。言其大也。其在星宿也。為朱鳥。朱鳥翼垂乎畿以南。或曰大礮之野。蔽之也。故其在地也。華陽者其分乎。在方位也。為南。而畿或謂之夏。皆言其大也。夫夏人而值夏之時。安得不夏其字乎。古昔帝皇之大其德。宜莫若焦鵠氏。而焦鵠氏之大。寔都華

陽以居之。亡論其都。扼海陸之吭。制其勝。卽其時。民思帝德之弗已。寔興乎梅以謳歌之。夫梅之苞乎冬。而敷榮乎春者。標有其實乎夏也。是其時與德不亦恢恢乎大矣哉。距今千有數百歲。其流風餘韻。宜有猶存乎民者。吾於子徹之好文而見之矣。知其子宜莫父若者。吾知兼欽於子徹矣。夫文章夏道也。古子夏者。其在仲尼之門。不亦文學之選乎。漢迺有欽名。而子夏字者。亦經術士也。其列侯子而優游不仕。孰與今子夏之素封子哉。優乎游乎。安取於仕。文學經術。聊以卒歲。庶乎其業之可大也。則是名之協乎實。

也哉

岡生字說

是歲旃蒙協洽十一月之吉岡氏之子孝祖冠請字於物子。物子字之曰伯錫。蓋取諸詩既醉錫類之義焉。昔余之在城南。猶及識其王父碧菴先生。先生隱君子哉。夫能抗匹夫之節。偃蹇於王侯之前者。古今幾人邪。余每過從。未嘗不欽其德乎高其行也。尋聞恬軒君續明其世業。褒然乎學中。以觀光南海。則余亦甫就羈紲。役役刀筆間。以故不克修通家誼矣。迨乎余之受室良岑氏。以忝在姻連。而居止孔邇也。孝

祖迺遂與諸弟。日來從余游焉。婉婉乎美哉。第第四人。瓊蕙蘭玉。妍秀競爽。亡論其提挈煦濡友愛相視。日莫則輒絃誦之聲。發屋可不謂休祥吉事乎。而孝祖年十六。居其長。讀書離經通大義。能屬文辭。粲然可觀。足以責成人之道也。已春秋時。鄭穎考叔事君。子或稱引此詩。是特叔世人倫之變。抑末焉耳。余則謂錫類之盛。莫尚於元愷。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世濟其美。登庸於本朝之上。施及後。曩史所稱述。忠肅共懿。宣惠慈和。皆孝之物也。今我國家以孝治海內。烝烝之化。殆將薄唐虞而上之邪。余觀於岡氏。

覩世類之昌。天人之際。豈不斤斤乎。左契是執哉。夫天之所錫者類也。人之所錫者爵也。類錫而爵從之。孝祖之與諸弟。所爲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亦豈有它道邪。孝祖勗哉。今天旣錫類於其家。孝子若是乎。其不匱也。由斯而往。濟濟焉者。干朝。綦綦焉者。干野。出則茅拔其茹。處則無思不服。辟諸天馬在閑。毛物成群。尚以爲國用乎哉。鳳皇所集。白羽威蕤。尚以爲世瑞乎哉。要之所遇者。或殊而錫類之道。莫有窮已也。孝祖勗哉。於是孝祖率其諸弟。仲若叔若季。再拜而興。乃言曰。不啻小子也。暨乎藐諸幼。咸以有賴焉。

小子雖不敏。敢不日夜黽勉。相勸以奉先生之教哉。言畢。又各再拜。爲岡氏兄弟字義。

異夕說

洛人中村。以異夕自命。旣而不得其說。走使求諸物子。物子謝不敏。不可。迺謂其使曰。異哉名乎。在文名無口爲夕。夕而無口。不可以爲名。無已乎。我代其口邪。夫天運乎晝夕。寧有所獨異邪。而星辰萬物之象。見爲雨露之所濡。山川草木之所息。邪。華粵申拆。根芟枝葉之日以長。其進乎疇昔者。不可得而見焉。則地獨異于夕邪。人之精在目。目食乎眠。是已邪。雞三

雖而目發。作者勤哉。貴賤相若。政乎朝。事乎家。力乎郊。而貨乎市者。皆歸耽於夕邪。紂長飲酒。麗姝之專於房。不可以訓矣。雖然。恒人之大情也。牛山之木。子輿氏取譬。人之異乎夕。可言已。使曰然。物子曰。未也。是恒人之所同已。何獨異於若主人也。吾聞若主人甚口善談。人暇堂靜。談獨美於夕。蓋其言曰。惡客勝無客。是以日入而屢盈戶。燭跋僕更而不厭也。其夕獨異人之夕邪。夫人心異如面。異與異會。所往者不合。吾未識若主人之面。其面豈異人之面異哉。而獨無不合者。心邪。口邪。是則以不異異於人。邪心不可

得而見焉。則其所異於人。以口邪。以口而異於夕。其名之異哉。不亦宜乎。則亦莫待於我之代焉乎。爾使曰。善。夫子猶且讓口。小人豈敢傳口。夫子之說在文。敬請筆之。簡異夕之名。以口庶乎以成我主人哉。

藏六菴說

彩上人。以藏六名其團。焦蓋取諸龜。夫龜弗食。師能弗食。邪民之食。食其事。農稼賈貨。百工哭。白官薄書。王侯玉食。猶且一日萬幾。獨釋子不事事。不官食。不家食。食其頭陀。雖食猶弗食。肖也。龜水處。師能然邪。水流而就下。釋子迺處乎不爭。肖也。龜靈先知。釋子

能知死亦能知生之前不啻肖也。龜外甲釋子忍辱以爲甲。龜空其中釋子亦空其中皆肖也。龜壽釋子無量壽。龜之不克肖也。龜死而人寶之。山節藻梲。廼以知焦舍利火不克燒。水不克沈。七寶塔盛之。殆不及也。夫龜藏其六方其藏之時猶亡之。然而時出之。濡其首曳其尾。其跳蹙蹙然師曷乎取。師之出食其頭陀亦蹙蹙然。師之反藏其團焦。宵乎不見其人。師其是之取乎。團焦違物子之居一里有餘時。或過之。則吾黨之士多從之游者。師善華音則悅之。吾聞釋子之教有六根焉。方其見過之時。吾黨之士與共操

華音。則眼耳鼻舌身意。師能韜藏之。邪師之藏之。蓋藏諸用。吾黨之士過其團焦亦如之。然吾見師之爲人。宵乎。故爲言其藏六之義。團焦之所以爲名者。

天狗說

名山之顛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神之福也。殺機一發。風怒霆行。拔樹隕石。巖壑辟易。萬物爲齷。頃刻而霽。天地開明。一介弗損。隕然如故。是誰之爲。與窈冥之中。蓋有物焉。儻忽乎爲人。儻忽乎爲物。衆莫能端倪。世俗所圖傳。廼有象鼻。鴟喙。載勝虎爪。電目肉翅。鬚髯。平豐隆之神者。咸稱之曰天狗云。茂

御筮諸典籍易有之。艮爲山。爲狗。爲黔喙之屬。是其
所繇象邪。世薦紳先生。或引客星。或援外國之獸者。
迺執名惑其實。可謂妄已。大氏三代而上。但謂之某
山之神。後世所訛。起自丘言。中國多仙。吾邦多天
狗。彼所稱紫虛碧霞真武帝君。迺此謂榮術太郎。金
毗羅妙義之類。皆是也。夫神者聰明正直者也。而無
知。安能知人之所命乎。故或以爲神。爲仙。或以爲佛。
爲菩薩。爲羅漢。明王。爲魑魅罔兩。人各徇其所見。建
之名稱。惟人有知。安能知神之所自命乎。惟神能降
禍福。弗爽。故世人所稱。至于今。弗替。是重黎之所以

別人神也。故大傳又曰。知鬼神之情狀者。惟聖人爲
然。平安西北愛太子之山。峯焉。顛有榮術太郎祠。主
其祀者。上人惠通。乞予文。予故爲天狗說以贈之物。
子曰。予匏繫斯土。不能西陟。愛太子之山。以問其神。
上人其宿齋戒沐浴。捧斯篇。造祠以命之。其必漠然
莫之能應邪。抑將有蓬勃然興乎。山阿者也。則知吾
言之信然也。而神實歆之。

武城絃歌說貽梁溪君

昔者子游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莞爾笑。
何其喜也。牛刀之喻。又何若有所譏諷者乎。爾及子

游有學道之對。則直戲前言。不復與辨之。抑何其醜藉也。長藩大夫梁溪君者。好樂。縣子爲余稱道其事。欣欣然喜形乎色。君蓋嘗從縣子學先王孔子之道。吾未知其所詣於子游何如也。大氏世君子。亡論庸愚。其聰慧者。務出知與才。督過其下。銖別善惡。賞罰從之。亦唯莠可去而惡不可殺也。上寡下衆。殆乎勞矣。且下之於上。捷於景響。才以才應。知以知應。才與知交鬪。而上卒病。是國家之所以艱乎治也。且萬國成風。萬家成俗。辟諸洚水橫流。豈一力所能障乎。古先聖王知其若斯也。是以作爲禮樂。而教天下。夫禮

美其觀。樂娛其聽。順乎耳目之情。納諸中和之德。故惡不必鋤。習成於善。大者大生。小者小生。上下與天地同流。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贊先王之道也。故聖人之德。雖大哉。亦必有術以行之。王道之所以易易也。雖然。二子猶以爲隱焉者。其所至人人殊也。夫愛人易使。孔子言之。子游言之。大者大生。小者小生。亦何必強其所至乎。今長之爲邦。吾未知其於魯何如也。而豈出於武城之下哉。梁溪君亦古之卿也。則非如子游爲宰者比焉。况長方與庠序祀先聖。其地東接藝備。北隣石雲。而其南乃海西

九州屬之。則風之所被及。豈止一邦之化哉。縣子之喜。不亦宜乎。雖然。吾豈強其所至哉。亦在君自取焉耳矣。故予嘗以爲牛刀之喻。亦觀其志者。爲是故也。

笙說貽國愚谿

愚谿國子者。長潘鉅室。迺以敦詩禮。而蚤爲政於三軍。既問道於縣子。又因縣子而請益於予。予逡巡乎未遑對也。曰。子之道也。我所道也。豈有它說乎。異日肄樂赤城之室。而縣子造焉。酒中咸醉矣。鼓瑟希。縣子從容更予申鄉者之請。予曰。豈有它說乎。子所執笙邪。吾請言笙。夫汶陽之篠。曲沃之匏。華而皖之。其可鑑。參差植之。翼如其鳳。非笙之形乎。然無簧不鳴。秋秋之聲。將從何聽之。雖有儀鳳之形。人所用之已。今國子爲政於三軍者。以有三軍之士也。豈徒以其夤旄介冑之美哉。故笙師必善其簧。以藏之。先吹尉之後。吹尉之。婁吹婁尉。不尉斯液。液斯膠。膠斯音。雖有簧乎。猶亾簧也。秋秋之聲。亦將從何聽之。有簧而音。豈笙乎哉。今國子之尉。三軍之士。猶尉簧邪。則三軍之士。其挾纊矣哉。液之微而未及。膠者。有物著之。所以石也。膠之未甚。而呼吸搖落。鉛飛形剝。所以甄也。十七之簧。一石一甄。叢然不和。辟諸三軍之士。

其可鑑。參差植之。翼如其鳳。非笙之形乎。然無簧不鳴。秋秋之聲。將從何聽之。雖有儀鳳之形。人所用之已。今國子爲政於三軍者。以有三軍之士也。豈徒以其夤旄介冑之美哉。故笙師必善其簧。以藏之。先吹尉之後。吹尉之。婁吹婁尉。不尉斯液。液斯膠。膠斯音。雖有簧乎。猶亾簧也。秋秋之聲。亦將從何聽之。有簧而音。豈笙乎哉。今國子之尉。三軍之士。猶尉簧邪。則三軍之士。其挾纊矣哉。液之微而未及。膠者。有物著之。所以石也。膠之未甚。而呼吸搖落。鉛飛形剝。所以甄也。十七之簧。一石一甄。叢然不和。辟諸三軍之士。

亡統也。故簧而不和，豈足簧之哉？亦不笙焉耳矣。故笙師之善簧也，若執玉為政於三軍者之於其士也，如保赤子。然後鳳凰之聲可象，而貔貅之威可致也。且子亦知夫調笙之方歟？管中其簧，簧中其律，不甄不石，是謂之中。離而吹之，各中其中，清濁高下，迥然異也。合而吹之，糾乎如繩，纍纍如珠，純皦繹也。是謂之和。故古之君子求和於異，而不求和於同。醢醢鹽梅，羹於是乎和，五聲六律，和於是乎成。不爾笙太族之音也。猶何用十七之管為？是孔子傳之，晏嬰述之，原憲立明書之，古之經也。夫人心之異如其面，故人

各其性，性各其德，豈可強乎？故同者小人心，而拂人性者也。和者君子之道，而所以相濟也。故古之長人者，求輔其下，欲補過也。今之長人者，求徇其欲，奴隸役也。故知調笙之方者，能調二軍，國子能調二軍歟？則俾襲其世職為政於一邦，何難之有？縣子說曰：我由國子而得聞笙矣。雖則先生之誨，亦國子之錫也。歸語之國子，則又將交拜其錫。

匹進脩字說

羽大夫之子匹進脩，初名重遠，有所辟，乃更今名。因請字物子。物子曰：美哉名乎！進進乎德，脩脩乎業。古

之道也。今匹子尚少。比其膂力益剛。晉纘世職。以益其政。非德庸詎可乎。夫忠信者所以進德也。禮樂者所以脩業也。顧夫羽之地。蓋我燕代邪。其人重以遲質。慤慎已諾。忠信固其天性。吾則思所以廣之哉。已其業乎。傳曰。禮樂得諸身。謂之成德。先王之教之術也。今夫奧羽之間。寔產良馬。烏海達谷。楛矢石砮。往往乎出。鷓鴣之鷲。鍛以羽之。控弦之威。稱雄海內。軻漸離之徒。血縷試刃。獨流芳潔。而文學之士。廖廖乎。聞者非土之以乎。匹子乃與其友水子。悅先王之道。千里將執贄。尋又祗役此都。則朝夕繼見。請益弗

解。吾識其忠信矣。吾則思所以廣之哉。故字之曰子業。亦所以勉其德也。夫莊內三分羽之地。有其一。以開國元勳。屹然乎北徼。今爲之大夫者。六統斐然。以輔其君。被諸邦俗。風其四方。則召公封燕之化。將亦見之當世焉。莊內之所以體國家盛意者。又自今日始。豈不愈益美哉。匹子五月任滿將歸。歸則語之水子。相共勗之哉。大夫之績。其必當一子之世哉。享保十有二祀。三月二十一日。

君瑞字義

越君伯道。蓋將改其字也。謀所以改於不佞。謝不敏。

不可也。則言曰：無已乎其君瑞乎？夫崑山之玉，豈非天下至寶，與循其膚，察其理，司其色，叩其聲，溫如栗，如煥如璫，如喻美質焉。雖然，玉不琢不成器，它山之石，昆吾之刀，豈非所以琢之與？喻學焉。琢之成器，莫貴於君所爲名矣。鎮者桓者，信者躬者，青者穀者，琬者琰者，杼上終葵首，盡合先王之度，廉而不劌，光照一室，喻成德焉。夫然後天子纁以五采，五就諸侯纁以三采，三就執之如弗勝，謂至貴重也。可以祀天，可以旅上帝，可以見天子，可以使諸侯，可以治德，可以易行除慝，所以申信也。是之謂瑞。喻德之孚焉。故雖

有美質，必學而後成其德。德之不孚，何取於德乎？是君瑞之義也。曰：若是者高矣美矣。我世業衛生之道，方技之賤守也。恐德菲之弗副焉。曰：庸何傷乎？昔者黃帝之天師，有岐山之伯焉。蓋亦執其躬者以合瑞於天子焉。實稟聖睿，學於僦佶季，以成其德焉。其德曰：仁。迺以其術而壽天下，施及後世焉。其術亦曰：仁。是豈非君之所守業與？迨業之成也，醫人以之，醫國以之，可以燮陰陽，可以贊化育。故雖天子之貴，死生以之，湯液所徵，可以信於天下焉。是亦君瑞之義也。君於是再拜稽首，迺曰：請奉君子之教，以美吾名哉。

尚以美吾德哉。德其孚哉。尚以弗隨吾先世之業哉。
作君瑞義

贈言四首

贈善暹羅語人

吾聞崎陽扶桑極西偏地。斗絕大洋中。纒以峻嶺。中
開港奧。可以受我舸大舶者。無萬數。是以中華迤西
交趾林邑三佛齊真臘身毒及筠冲臥蘭的亞賈胡
還往于我者。莫不輻輳之湊。而獨高句麗琉球。別有
信地。可由者不與。為是歲秋九月。高句麗使者入都。
時有崎人東游者。與都人士偕觀道周。忽聞其鼓吹

中奏一絃而低聲和之。音韻節族隨其所曼擊。以相
上下也。拍拍皆合。旁人莫不嘆異焉。訊之。迺受其譜。
華人而不識其字。與律呂所應為何已。予輒以沉存
中所引管色字譜者推求之。而得其字。據字求聲。以
命其律也。亦莫不拍拍皆合。則愈益愕然焉。其譜蓋
曰一四一一四六一四四六工工尺工六工。其尺中
呂宮。工林鐘商。六無射角。四黃鐘徵。一太簇羽。祇讀
一如越。因鄉音訛。猶之俗語越發。或作一法耳。夫崎
人未嘗識高句麗事。而能識其鼓聲者。受譜華人也。
予未嘗受其譜。而能識其字與所命何律者。受解古

人也。今都人士不識華音，則所讀書，率皆隔靴搔痒，而崎人鮮有讀書，則其所善華音，迺又徒爲譯胥鄙俚射利具，其弊均矣。是豈不兩可惜乎？夫崎陽實爲扶桑極西偏地，其與中華所距，唯一葦所杭，其人段使少讀古人書，自奮文章之業，則所推知何翅如二絃之譜之字哉？故予於其歸，錄贈之，以徧告其鄉人。庶或藉是有所激勵焉。則後來之彥，亦何翅如林道榮、劉宣義比哉？九譯越裳已足多，越裳西去更暹羅。不知學得暹羅語，却向東來意如何。

贈長大夫右田君

長國相右田君使縣子問道於物子。物子曰：道豈可一言盡乎？雖然，吾聞之。長者大國也，國相者大臣也。吾且言其大者。夫先王之道，莫大於仁。爲仁也者，養之道也。以安民爲大焉。安民之道，以寬爲本。爲謂有容也。仲尼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謂無本也。夫一國之人，以萬數，豈皆良民乎？苟不能容之，民無所措手足矣。故君者，群也。群人而養之者，也。大臣之爲大，豈惟以其祿乎？仲尼采諸侯書，費誓秦誓而已矣。而其所以終百篇之義者，大臣之道，寔能容之云爾。是豈末節小德而仲尼取之乎？縣子曰：容而無所擇。

毋乃不可乎。物子曰：然。有是言矣。大臣之道，選衆量其材而用之。故古之擇者將用之，今之擇者將去之。欲用之者見其材者也，欲去之者見其疾者也。夫疾也者，與材俱生者也，安可去哉？且有所容而後有所擇焉，不容而擇之，其所用塵塵乎亡幾耳。安在其爲大哉？牛溲馬勃，敗鼓之皮，韓子之譬，孰言不然？且君子用其材，野人用其力，若必以用其材爲用之，則有君子而無野人也。安在其爲國哉？故容而後養，養而後成，成而後擇以用之。若不養而遽用之，則牛山之木，斧斤之餘，牛馬所踐，安所得其濯濯之美哉？故君

子之道在養，焉不容而能養乎？縣子曰：請問養之道。物子曰：飲食衣服宮室以養其體，詩書禮樂以養其德。先王之道無非養已。傳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故君子雖曰未學，苟能以養之爲心，豈遠乎哉？雖然，旣乳之，又哺之以甘旨，則疾生焉。操心不寬，養之所以或害也。故君子貴學而以寬爲本焉。縣子曰：刑如之何？物子曰：無非養之道也。夫先王之設五刑也，非惡其惡而刑之矣，乃惡其害乎養者矣。故瞽瞍象木刑而四凶刑，且必惡其惡歟。雖先王之世，豈致刑措哉？且惡也者，善之未成也。先王之期其成，是以不惡。

雖然操心不寬。必將曰：子聖人，兄聖人，而欲殺之，是
不可以風天下也。是害乎養之大者也。而堯舜不爾。
故居上之道，皆以寬爲本焉。縣子曰：先生以安民爲
仁，然則脩己者非邪？物子曰：何必非也？脩己者所以
安民也。然亦必以安民之道脩之已爲蓋。先王之時，
天下旣安矣，然其人亾而其政息，萬人撓之而一人
欲靖之，不可得焉。故先王之慮，夫天下不永安也。於
是作爲禮樂以教之，使君子成其德，小人成其俗。故
成德之人，古謂之豈弟君子。傳曰：君子躰仁，足以長
民。苟非豈弟之德，何以能長民哉？仲尼敎仁，爲是故

也。百家爭衡，儒者封己，而內外之辨，與爲徒，謂身脩
而後措諸事業，而其所以脩己者，或求諸心，或求諸
理，剖蠶絲，析牛毛，義勝而仁亡，知盛而德衰，遂忘先
王之道，爲安民之道矣。夫道無內外，豈有二哉？必謂
身脩而後措諸事業，不知其所以脩己者，爲安民之
道，則莊周內聖外王之道，豈遠乎哉？其言終無徵耳。
或以惻隱之心爲仁，不忍人之心爲仁，雖有之心，然
無安民之道，亦姑息耳。或曰：擴天理，遏人欲，務去其
惡，是其操心不寬，是以不知先王之教養以成德也。
不知夫惡也者，善之未成者也。或曰：知而後踐之，務

名德集 卷之十六 二十二
欲窮理。殊不知理豈可窮而盡乎。德未成而欲知之。辟諸波斯人語中華。焉豈能知之乎。故先王教以禮樂。習之久。自然與之化。然後知之。謂之物格而知至。豈窮理之謂乎。夫先王者聖人也。其知豈可及乎。我不順先王之教。而欲求諸心以知之。多見其不知量也。今禮樂雖亡。六經具在。苟能知先王之道。爲安民之道。知道無內外。而一意從事六經。習之久。與之化。則德立而民可得而安矣。傳曰。依於仁。又曰。寬以居之。學問之方。仲尼豈吾欺乎。若或阿其所好。其信後儒過於先王仲尼者。非吾所知也。於是縣子再拜曰。

敬奉先生之教。誦之於吾相君。吾相君能由是以成其德。則吾侯社稷之福也。國人之福也。載諸簡。享保戊戌夏四月。

長藩川子因縣生請言

長藩摯御之臣江南川子賈。因縣子求予一言。以當弦韋之佩也。夫古之教人。必因其材而篤焉。今未諳其人矣。安知其得吾言。而能不若火之益熱。若水之益寒也。則不啻無益適足害已。無已乎。請言其職。夫進思效忠。退思補過。臣之道也。唯近君者爲最爾。故近臣之道。莫重於諫焉。諫有五。仲尼善於諷。聖人之

貴自喻也。且務以才譖相高。而難於相下者。人之情也。故正言以諫之。其見聽者。其素所尊信者也。迫於勢者也。雖有之二者。然必勉強以聽之。久乃有喻焉。其或一言而喻。是其人故有不自足之心。而其材高於諫已者也。不然何以能聽乎。然以漢高之能從諫。而信子房。尚且必俟其問而後言之。信乎人情之難於相下也。故諷諫之道。不必斥其過焉。不必舉其事焉。不必盡其方焉。孫以出之。長於比興。辟諸風之入物。物不覺其入也。微言中窾。忽然有喻。喻者彼之喻也。何有於我哉。故我無功伐。則言者無臯。為彼無有。

所爭。則聞者欣欣然。謂自取諸其衷焉。而况得諸已者之與得諸人者。其所以知之。豈可同年而語邪。故不啻諫已。教之道亦爾。先王之教。詩書禮樂。理苞塞而不可得而見之。必俾學者藏焉。脩焉。息焉。游焉。俟其自喻也。仲尼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亦俟其自喻也。自孟子好辨。闢楊墨。而後之先生大師。率以明道為已任。其教人也。亦妄意謂知可傳。諸不知德可傳。諸不德矣。是豈生之道哉。夫耕漑雖勤乎。粟之不可獲。諸苗也。不可襲取者。何翅浩然之氣焉耳乎。故不啻教已。政之道亦尔。夫賞善而罰惡。使民之比皆善而國。

治。是不知道者之言也。仲尼曰。草上之風。必偃。子夏曰。舜選衆而舉皋陶。不仁者遠矣。埃其自化也。故一才之微。可以至於隆之天者。生之道爲尔。凡物不可以強致者。亦生之道爲尔。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則之。故不知生之道者。悖聖逆天者也。何以行乎哉。吾聞子貫好學。而見獲於上。它日移其事君之道。以臨其民。亦不可知矣。則持是以往。可也。故吾併及政與教乎尔。子其致諸子貫。縣子曰諾。

猿橋五奇畀藩野氏之子

吾過猿橋驛。驛西有橋。長十丈。高六十六尋。無有橋

柱。兩岸悉鉅材架起。相傳昔有猿王剎造。誠國中之奇觀也。橋下岸崖有窟穴。旱土人汲窟中水。則大蛇見。乃兩亦可爲奇也。驛戶百餘。南北相對。長一町許。下唯一片石已。是最爲奇也。土俗婦人。夫亡則就其家納夫婿。以幹家事。驛長藩野妻獨曰。有後夫則不得無子。有子則如前夫之子。何遂守節不嫁。七年于今。是倫綱之常。何足爲奇。然世道益波。罕見節婦。則可謂奇矣。予此回祇役。往還諸名利僧。皆癡羊。話不及文字。獨孀婦之子。能就予乞字。是又不轉奇乎。故書道中所得以畀。

